

温瑞安著

作家出版社

冷血猛然回首
动作过急，鼻端一香
鼻尖已撞在后面的人的鼻尖上
胸膛也抵住了那人的胸膛

小刀只见马上前面坐着两人
冷血的剑正抵着，藩藩将军的咽喉
两人之间
还有遥远天边一弯明月，冷冷，清清
不凄不惨不戚

盖虎蓝往怀里一看
映着月光一看
只见那黑甲黑甲的孩子
抱一小雪色猫的泥像

藩藩大將軍疾道
「這飯是不能吃了」

藩藩大將軍疾道
「這飯是不能吃了」

藩藩先生頓感興趣地問

「什麼人才配當你師父？」

「一棵樹，一片云，一條大河，一
金血就」

溫瑞安

少年冷血

【第壹卷】

斗將軍

四大名捕

014042998

I247.58

207

V1

大名捕斗将军 少年冷血

◎著 温瑞安

作家出版社

第壹卷



北航

C1729345

I247.58

207

V1

“四大名捕”故事系列，到底有多少部书呢？坦白说，作为作者的我，一时也未能统计清楚。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四大名捕会京师》为例，目前至少有五十七种不同地区、国家的版本，改编为影视漫画等作品也逾十五次。如此换算，“四大名捕”故事至少已写了五十卷以上，字数不少于千万，版本恐也不少于二百种。

可是，其实《会京师》只是二十岁前后的“少作”，只是四位捕头的“开头”前戏。“四大名捕”往后延伸的故事，才是比较能代表这四位似侠非侠、为民除害，当官非官、锄强扶弱，身在庙堂心在野的夹缝人物和他们的遭遇。

比较精悍短小但故事情节也较完整浓缩的，首推《大对决》收录的《谈亭会》、《碎梦刀》、《大阵仗》、《开谢花》。一气呵成，悬念惊栗、推理破案，都在八至十万字内结束，最适合小电影的架构。至于《逆水寒》，则是“四大名捕”故事里长篇架构已完成也较完整的一部，约七八十万字，起承转合，从一个惊变开始，全篇流亡中侠道逆处见情义，最适合影视剧改编。如今国内作家出版社推出全新修订版，便自这两个系列作为一个从头迈进的开始，实在是出版社侠友的明见，而且也应该是最符合作者和读者共鸣的一个版本。

至于“四大名捕”其他系列，已成名的还有几个很为读者所津津乐道或扼腕叹息的故事，例如：《四大名捕破神枪》（《妖红》、《惨绿》等），是尝试以文学诗化的笔触，来写“四大名捕”另一段轶事；《四大名捕战天王》系列，则重回武侠小说文本描叙的法则，去探讨侠骨柔情的试验；《四大名捕外传：方邪真故事》（《杀楚》、《破阵》等），则以正统公案悬念言情的程式，融入反映现代社会中朝野斗争的现实象征里；《四大名捕走

《龙蛇》系列故事，则是把一些武侠的特质，还有一些本非武侠的元素，从惊栗、超能、念力、穿越、鬼魅、魔幻到怪力乱神，一一都在二十年前的这些作品里乍浮乍沉地显现。还有最具争议性的《四大名捕斗将军》（即“少年四大名捕”：《少年冷血》、《少年追命》、《少年铁手》和《少年无情》），更成了所谓超新派或新世代武侠小说试炼的兵工厂，什么题材和元素都融会其间，结果读者的反应也很激烈：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不论生死，都大死大活着，使我认为这一番心血，值了。

一九八三年我初赴北京，在金台路书市里，跟几位工作室的侠友，至少找到我没见过或未拜读过的温书版本一百三十七种。一九九四年，沈庆均兄带我去五四书店，那儿有温瑞安小说的专柜，书店老板跟我说：“一讲‘四大名捕’，人人都嗑得，很著名，至少比原作者温瑞安还著名。”

我笑了。

书生爱国非易事，提笔方知人世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阿西莫夫说：“一个人必须博学、聪明、有直觉、有勇气、有运气，才有可能发明前所未有的创见。”我觉得，别的我没有，在写作武侠小说上，我借力于前辈的肩膀，还有扎根于读者的步子，总算预支了数十年新意，且不管过了多年是否变陈酿。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国家不幸诗人幸，因为有写好诗的题材。有难，才有关。有劫，才有度。有绝境，才见出人性。有悲剧，才见英雄出。有不平，才作侠客行。笑比哭好，但有时候哭比笑过瘾。文字看厌了，可以去看电影。文艺写闷了，只好写起武侠来。武侠小说是其中一样令我丰衣足食的手艺，使我和同道们安身立命多年，但我始终没当它是我的职业，而看作是我的志趣，也是我的“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始终为兴趣而写，武侠是我当年的少负奇志，也成了我如今的千禧游戏。稿费、版税、名气和一切附带的都是“花红”和“奖金”，算起来不但一本万利，有时简直是无本生意。我用了那么多年去写武侠，其间被迫断断续续，且故事多未写完，例如“四大名捕”故事，但四十几年来一直有人追看，锲而不舍，且江山代有知音出，看来我的读友，不但长情，而且长寿。所以，我是为他们祝愿而写的，为兴趣而坚持的。小说，只是茶余饭后事耳；大说，却是要用一生去历练。

我的作品版本极多，种类繁复，翻版盗版夹杂，伪作假书也不少，加起来，现在手上存有的至少有一千八百多种。

必须说明，这些版本还真非刻意找人搜寻查找的，而是多在旅游路过时巧遇偶得之，或由读者、侠友顺手购下寄赠为念的，沧海遗珠的，肯定要比存档列案者多，而且还多出很多很多。很多版本，跟我这个原作者，不是素昧平生，就是缘悭一面。

我确是写了不少书，根据我的助手和编辑统计，大约不少于九百本，那已可以说是相当“多产”的了，不过，怎么说也未臻近两千本那么“可怕”。我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部作品，当然是因

为自己还算写得相当勤奋之故。勤奋，是因为投入。当然，投入的动力，是来自兴趣。不管如何，能有近两千万字的作品。出书逾九百部（版本计算），题材包括了：武侠、侦探、文评、杂文、社论、剧本、言情、魔幻、新诗、散文、札记、访谈、传记、影评、书评、乐评、术数、相学、心理、现代、技击、历史、象征、意识流，甚至反小说小说……也算是相当杂芜了。拿这样的篇幅，还有这般的字数，比照我的年龄（我是一九五四年元月一日出生，普天同庆），平均一下，还算是笔耕维勤，夙夜匪懈。肯定是吃草挤奶，望天打卦。既然世道维艰，人情多变，我只八风不动，一心不乱。一支尖笔也许走不了龙但总溜得了蛇，成不了大事但也成得几首小诗，万一吃不了总可以兜着走，没法描出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绘出张锦绣万里的大前程，但在方格与方寸之间，拿捏沉吟，总还能在穷山恶水之地扒搔出一幅黑山白水的诗与剑的江湖来（我是仍坚持用笔写在纸上的那类作者，别的事可一向坚持与时俱进，惟摇笔杆子跟狗摇尾巴一样更能表白心情，更为直接且有共鸣）。这点我总尽了点力，点亮了几盏荷灯，迎风放舞了几盏孔明灯。也许，有人在星云外用超级望远放大镜一瞄，这也能幻化成一道侠义银河来。

可是，多是读者读得快，不知写者创得苦，作者作者，是一字一笔地去寸土必争地创作出一个小小世界、漫漫苍穹、漠漠江湖来的独行者。所以，嫌我写得太慢、出书太缓、续作太久，等得太心急者多。急起来难免催，催起来难免有气。前文已说过，我写得决不算少，更不算慢，近年来虽然养未“尊”但下笔已然“悠”了些，加上还有自己的投资和生意、事业要料理，最重要的是版权给夺，或出版社停业，或刊物转型，不再连载小

说，有者更加直接，拿了你的书，没签合同就印出来了，或给友好发上网了，然后转头反咬一口，告你侵权。结果，给骂不填坑的又是作者自己，难免有点心灰意冷。如此大环境下，对发表出书，也就没那么兴致勃勃了。而今写下去只为了“要给读者续完”这个强烈的使命，以及还有不因岁月流逝而泯灭的对武侠和创作的兴趣与热情。人生在世，红尘有梦，余情未了，续稿可期。我用此心志来续完我所创作的江湖人物、民间侠客的大结局。

我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多而庞杂，不仅是因为文类多，连非文字出版的种类也多。如果加上二十部以上的影视作品，还有相关的衍生作品和事物，例如电玩、cosplay漫画、连环画、评点、网站、论坛等等，还有即将推出的动画、网游、公仔人形、信箋图像、兵器模型、形象扑克牌、匙扣等相关新鲜玩意，种类之多，衍生之奇，大部分我自己都未曾看过、翻过或玩过。光是这些同道们戏称为“温派衍生的事物”，加上千百计的不同书版，使得我几住处书柜和摆设橱，已突破爆满，难以承受，拥挤不堪。不过，从而又影响、扩大了读者的范围与层面，寰宇频生新事物、心随鼎故速转移，那是随遇而安的温瑞安了。

一个人一支笔（当然换了无数支新笔）占了真假伪盗翻近两千本书，当然写得早也很重要。我早在大马小学时期已发表创作，初中已开始编期刊，中学毕业时已出书三册，虽然当时那儿的华文出版气氛、环境绝说不上太风调雨顺，乃至举步维艰。不过，也因为个人早年辗转各处，浪迹天涯，结缘下来，文字加图像版特别是连环图版的“四大名捕”，也从泰文到韩文、法文、英文到西班牙文、日文、巫文、越南文以及新马港澳台等不同版

本，光是中国台湾，推出过我书的就有三十几家出版社，在港也有近二十五家。由于港台新马等地出版风格和读者口味、销售方式并不一致，所以，在包装、行销和分册上很有些不同，例如台出书大可六至八万字为厚厚一大册，在港有时专供书报摊、地铁店的每月小书，则三四万字亦可独立成书，像“少年四大名捕”（一九八九年）就是占激流之先，日后效仿者众。因此在计算书本数字上，也占了不少便宜。不过，港台两处加起来，还不到我在内地的翻盗版本的五分之一。

问题就在这儿。

大概在一九八七年的“四大名捕”故事系列在内地推出以来，翻版、盗版数不胜数，版本良莠不齐，哪怕是授权正版的也未予作者或本人任命的编辑修订更正，盗版假书，错漏百出，更惨不忍睹。就算是授权版本，也是一九九四年校订的，之后有的作品曾经五六次修订，因部分出版成品罔顾作品的重要性，而又蓄意省去作者那区区版税之故，作品绝大部分已是十余年前版本，把近年我多次修订和增删，尤其在作品背景和创作人物秩序上的颠倒、错讹大幅度更正的心血，完全白费。而且，近年来发到网络上去的版本，就是根据这些错舛百出的版本，以讹传说，变本加厉，以致一些涉猎比较不广泛，未与港台版本比较过的有心但没耐性又并不熟悉各地实际出书行销运作的读者与论者，指斥百般错舛，然而实则大抵已修正，于作者而言更是有苦难言。那种所谓“温瑞安武侠全集”（通常还加上“亲自授权”、“最新”、“修订”等字眼），不时在每个地区，每隔段时间，在不同的书市，冠以每一个响亮但可能并不存在的出版社名目，都忽如其来地呈献一套，每每一套十几二十部到三十来部，久之蔚为大

观，就算不刻意收集，手上也存有近八百册不等，终于使我那座连营屈伸折叠大书架柜子，都再也挤不下了。中华锦绣，地大物博，人才济济，洋洋自得，卧虎藏龙，十面埋伏，书山字海，皓首穷经，想出正版，大抵勿搏。

一直有出版商催问重出“温书全集”、“温瑞安武侠精品”一事，也一直有“未经授权”但言明版权在握的，继续翻印盗版个日月换新天，使我还真有点兴味索然起来了，因大气候号称确是文化古国，重视原创版权、精神文明，但小气候依然盗版气盛，我还是消极作风云笑着，新书写了也不拟出关。

直至遇上了作家出版社。

我到今天，依然为读者而撰写，为知音而创作。有读者认为我高深，其实我只愿曲妙和众。有读者以为我通俗，但我一向以为能善用通俗就是一种不俗。有人觉得我的内容有点残酷，但我只借武侠反映现实，而现实明显要比武侠世界残酷。有人觉得我的语言太诗化，但我本就是想把诗与剑结合，化佛道为禅，融儒墨为侠，况且，诗本来就是文学最珍贵的血液。有这么多深情的读友，甚至是四代同堂的读友一致维护我的作品，那是我的殊荣；也有新生代的读者，建立了那么多的网站和在杂志上发表那么多精彩的文章来砥砺我，这是我的荣幸。但哪怕无人肯定，像我这种人，写这种作品，走这种路，坚持这么多年，哪怕没有掌声，没有喝彩，我也一定会天荒地老地走下去，我的坚持依然如不动明王，我的信念仍然是似地藏菩萨，我的武侠依然似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止戈一舞。

时空流转，金石不灭，收拾怀抱，打点精神。一天笑他三五六七次，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武侠于我是“不管东南西北风，

咬定青山不放松”。作为作者的我，当年因敬金庸而慕古龙，始书武侠著小说，已历经七次成败起落，人生在我，不过是河里有冰，冰箱有鱼，余情未了，有缘再续而已。

稿于二〇〇三年六月四日端午，重校于二〇〇四年七月中旬：“小楼温派会京师”大聚之时。

修订于二〇一二年出席电影《四大名捕》上海发布会后。

再校订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下旬，作家出版社有系统推出温瑞安武侠小说系列之时。

坦白说，我有时候也不大认得“四大名捕”，虽然他们四位是我一手带大的，“供书教学”、“含辛茹苦”和“养育”了三十余年。

我现在手上存有的版本，光是“四大名捕”故事，就有三百五十七种。没收集的，没看到的，没遇上的，没读者寄来的，不在其数。其中有许多当然是翻版、盗印、假书、伪作。有的是其他名家的大作，也收入“四大名捕”门下，这是我“四大名捕”的荣幸。有的不是我写的“四大名捕”，也充作“四大名捕”，甚至有人索性代我写“四大名捕”，这也是“四大名捕”的福气。不过，对有心支持阅读“四大名捕”的读者而言，买错了书，只换回来一肚子的气。

近日，加上了影视剧集不同的“四大名捕”在凑热闹，堪称加油加醋还加孜然、麻油、指天椒，一时好不灿烂，这回，原著《四大名捕》不只是沾光了、掠美了，还吃不了呛着喉，为之挠舌不下，目瞪口呆，叹为观止不已。

的确，“四大名捕”在别人的笔下，或在镜头里、电视屏幕上，时常变了样，严重“异化”了。他们各凭自己的观感和需要，自行创作，甚至再造了名捕。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四大名捕”从“人格分裂”到“精神分裂”，变成了以下各种“异象”：

“四大名捕”不是靠智力查案的，而是靠武力肃清异己的，动辄杀个肝脑涂地，血腥暴力，永无止休，哪里像个执法捕快？有时，比强盗还不如，只不过是“有牌照”的杀手而已。其中，杀戮最重的当然首选“冷血”。因为我塑造“他的生命是一头追杀当中的狂豹，既不能退后，便只有追击”，正符合了杀伐的

角色。

“四大名捕”倒像是〇〇七。不断冒险，不断破坏，却从来没有建设。他（们）常常打击奸恶，但他们的品德，却往往比他们所打杀的奸佞还不如。而且，他们总是拿着令牌（镜头里的令牌总像块烤得不够熟的四方月饼）到处“作威作福”，而且，还是个彻头彻尾的“保皇党”——也就是朝廷鹰犬。

铁手，顾名思义，一定是头大无脑，脑大生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辈！给他套个铁拳手套什么的，大凡是名捕里钝钝的、草草了事，就挑他来扛，准没错！于是，我写的铁手，大家总当他是铁馒头！追命？喜欢喝酒？一定是酒鬼！于是，就把他拍成动辄醉个半死。失恋？喝酒！失意？喝酒！打输了，喝酒！打赢了，还不喝酒？！于是，追命成了醉命——他那条命是从侠中酒仙的古龙大师借来的，不醉便没命。

犹有甚者，无情不药而愈，无缘无故地站了起来，不靠轮椅了。而且可能原籍东瀛、高丽甚至女儿身哩！（奇怪，怎就不原籍马来西亚？钓鱼台？中南海？）有时候，剧情需要，情节需求，大家就把“四大名捕”画、拍成四大围殴一个他们要塑造形象的主角人物，甚至以众欺寡打一个老人、小孩、女子什么的，这一刻，“四大名捕”只成了牺牲品，还不如去当“四大名补”：补牙、补裤、补鞋、补镏的好了！

余不一一，不胜枚举。

以上当然都不是我笔下的“四大名捕”，也不是我所愿见到的“捕快”；这样的“捕役”、“马快”，你只要碰上一个，恐怕也只有自认倒霉，更何况有四个之多。

人家说：完成了的作品已不属于你的了，而是属于大众的。

我想：幸好我写了三十多年名捕系列，还没完全写完“四大名捕”故事，至少，还有点“属于我的”补遗。不过，就算我已完成的部分，也给人“自行创造”得“面目全非”，那么，真正的“四大名捕”原貌又是怎样的呢？

人说三岁定八十，要知道一个人的真性情，还得看他少年青年时：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自美人和泪去，河山终古是天涯。看看他们以前是怎么活过来的，就会知晓他们以后是怎样活下去了。《四大名捕斗将军》，其实写的就是少年时的“四大名捕”，如何应付他们平生首遇的强敌，如何剪除跟他们对立的大奸大恶，以及如何从磨炼挫折中成长过来。跌倒了，就得爬起来，无论跌倒了多少次，都得要爬起来，不然，就是得认命，躺在那儿了——但我可没说一定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年纪大了，知道先得爬起来，在哪儿爬起来都没关系，只要你爬了起来，等你老树盘根，健步如飞的时候，才再回到跌跤的地方，表演渡水登萍、凌波微步也不迟。

我在“说英雄·谁是英雄”（一九八五年成书，比什么英雄电影都早了一点点）系列第一部《温柔一刀》中，第一段就写道：

这里写的是一个年轻人，一把剑，身怀绝学，抱负不凡，到大城市里去碰碰运气，闯他的江湖，建立他的江山。

——他能办到吗？

烈火，铸就了宝剑。

绝境，造就了英雄。

在我的感觉里，“四大名捕”也就是这样的年轻人。眼前万

里江山的人，当然不怕小小兴亡。

稿于二〇〇三年十月初。深圳、珠江、湖南、湖北等电视台播映《四大名捕震关东》。

校于二〇〇三年十月中。《四大名捕（会京师）》将在台湾中视、广东公共台、湖南、湖北电视台首播。/《四大名捕斗将军》南方台首播。/《漫画四大名捕》港版双周刊转周刊，销售量跃升。/泰国最大出版社洽谈“温瑞安武侠系列”（《说英雄·谁是英雄》/《四大名捕》）泰文版。

修订于二〇〇八年六月。在港分别推出《神州奇侠》小说修订版、漫画周刊版，签订泰文翻译版。

《少年四大名捕》系列，是因为《四大名捕》写热了之后，读者对他们的成长颇感兴趣。作为原创者，也对四位少年名捕少儿时的心路历程饶有兴味，于是，始自于徇众要求，生自于心神酝酿，终于从侠友和读者波澜壮阔的推动起程，在武侠小说步入暮光时以泼墨大写意之手笔，写下了这招风招雨、走龙走蛇的《少年四大名捕》系列。

《少年名捕》首部《少年冷血》，共十六集，初推出时，十分畅销，初版八千，迅即销完，在书报摊就销了八版，都及时加印推出。在香港，这已不仅是成绩很好，简直是“畅销”了。之后，该出版社出书走了一条让我不能认同的路线，于是，改而在敦煌出版社推出，一直出到《少年铁手》（第三辑）第四十四集《水虎传》。本系列在中国大陆、台湾及泰国各地区都有出版。中国台湾是先在几乎从不出版武侠小说的皇冠出版社推出，记者招待会还由平鑫涛（琼瑶的先生）亲自主持。后再由万盛出版社取得版权，郑问作画。目前则由名学者陈晓林兄主持的风云时代出版社推出。至于中国大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正版分别有花城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几家，光是重印、加印、偷印，已不可胜数，至于翻版、盗版、伪作、假书，更不计其数，以此类推，十六年下来，行内业者认为此系列作品在内地数以百万册计。亦因为这系列实在风红火赤，也太招非惹诽了，是以，引起的反应和回响，可谓十分之大，相当之巨。这些读者、侠友，可能是从少小看起，均已长大成熟，他们有的空自盼望此书后续逾十六载，有的依然热心等待，成为真心温迷；有的早已放弃，甚至代写者有之、衍生者有之，变脸批判抹黑者亦有之，或投资拍成剧集、或投身成为演员、或转为杂志、报刊

编辑为温巨侠新作续稿催生。更可嗟叹者，有的则成为伪作撰写人、有的成为翻版盗印者，欺骗了读者的书款与真情。

关键在于，温巨侠为啥要中辍《少年四大名捕》的撰写呢？主因有二：一是不良翻版、偷印、盗版太多，内容有时东凑西拼，鱼目混珠，不但使作者、读者蒙受经济上的损失，对写作者而言，也饱受流言和名誉上的损失之苦。最无良的还是一些伪作、盗印商，为了保障他们不法手段取得的利润，不惜对作者及作品进行涂污抹黑，进行“一次性”杀鸡取卵式的榨取，甚至还运用了恐吓与威胁手段。版本混乱到不得了，一时间，变成人人都是“温瑞安”，本本都是温书，家家都是授权正版。另一原因是因为受到盗版、伪书商恶意造谣，再加上武侠的影射幅度本来就强，而象征寓言性又大，有心人因而对了号入了座还在座椅上撒了大号，一度几乎成为“禁书”！加上温巨侠当时正值“闭关时期”，自己发展了别的生意，而在港的出版人又在这重要关头单方面与我断绝了合作，加上港台报刊进入转型期，一般不再刊登任何连载小说，别个故事系列又催稿声声压阵来，温巨侠百般无奈只好便暂不写了。

这一中断，就前后“断”了十五年（当年最后一册出书是《对酒当歌人生三角》为一九九一年作品）。（注：另一说是二十三年。好事多磨，岁月磋砣，又一次因为与合作方未达至默契与互重，被逼又辍笔几经十年！）

后来又为何续写呢？

不写不行啊。之前，已不断收到读者来信、传真追问后续作品。一九九三年后到大陆旅行，凡读过温书的都追问《少年四大名捕》后事如何。二〇〇四年三月，初晓上网，始知光是有关

“四大名捕”的网站已达两万多个，此后，登录“神侯府·小楼”、“六分半堂”、“温泉”、“九阳温版”、“天下书盟”、“百度温吧”、“金风细雨楼”、“小雷门”等温派网站，看到不少温迷、侠友对《少年名捕》系列的追索和关爱，为他们的热诚所感动，为他们的长情而感动。加上四月赴武汉之行，得中国内地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武侠杂志的邀稿，于是决定复出、续写，亦独家交付发表连载，另授权温派主坛网站“六分半堂”发布。夕阳无限好，更美近黄昏，留得侠情在，少年成名捕。

稿于二〇〇五年三月中旬，上海播映《四大名捕逆水寒》收视佳，中沪申报马晴长途电话访谈。

校稿于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香港玉皇朝《漫画四大名捕》出刊两周年纪念，并获知已达八个地区版本。

三校于二〇一三年七月，中华网龙将推出网游《四大名捕》。